

同斯大林 在一起

恩维尔·霍查 著

人民出版社

同斯大林在一起

回 忆 录

恩维尔·霍查著

章国之译

人 民 出 版 社

Enver Hoxha
ME STALININ

Kujtime

Shkëpia Botuese «s Nëntori», Tiranë, 1979

据地拉那“十一月八日”出版社 1979 年版译出

※

同斯大林在一起
回 忆 录
TONG SIDALIN ZAI YIQI
Huiyilu

恩维尔·霍查著
章国之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 顺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75 印张 72,000 字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2,200

书号 11001·617 定价 0.37 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说明

本书是霍查在1979年发表的回忆录，书中记述了他在1947—1951年五次访问苏联同斯大林会见的情况。内容涉及阿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时期同苏、南、希、英、美、意等国的关系，阿尔巴尼亚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和外交问题。在会见过程中，主要是霍查介绍情况，回答问题；斯大林也谈了自己对有关国际问题的看法，并向霍查介绍了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经验，对阿尔巴尼亚国内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霍查向斯大林汇报阿南关系时，不谈阿党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曾得到南共的援助，相反地对南共领导进行全面的指责。科索沃的归属是阿南两国经常发生尖锐矛盾的问题。霍查把南斯拉夫境内一切有阿尔巴尼亚族人居住的地方都说成是属于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从他的这本回忆录可以看到，早在1946年他和铁托第一次会见时就向南方提出了领土要求，愿望未能实现时就在斯大林面前攻击南共领导在科索沃推行“白色恐怖和种族灭绝政策”。

回忆录以相当大的篇幅记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希腊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三方主要领导人就希腊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探讨和争论的情况。霍查认为，希共领导的严重错误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使民族解放斗争从属英、美的战略，把希腊人民解放军交给地中海盟军司令部指挥，后来又同希腊反动政府谈判，签署投降和交枪的协议。1946—49年希共领导的第二次武装斗争失败的原因，霍查认为主要是希共负责人削弱党在军队的领导作用，低估敌人的力量，在军事行动上执行消极防御的策略等。霍查在回忆录中只是简略地介绍了一下希共总书记萨查利阿迪斯的发言，说他在会谈中坚持错误，直到斯大林最后发表意见赞同霍查的观点后，萨才表示接受批评帮助。总之，霍查把希腊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希共的“错误领导”和“错误路线”。

曾参加过这两次武装斗争领导工作的前希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乔治·翁提佐斯—乌西亚斯，在1977年出版的《希腊共产党和希腊左翼失败与分裂原因》一书中，总结希腊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承认“希共领导走了投降主义道路”，但是他强调“最严重的错误是盲目听从苏共的指令，这是造成整个希腊革命运动悲剧的主要原因”。他说，1944年促使希共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向帕潘德里欧政府作出让步的是苏联使馆的指示；苏联领导人担心同英国发生冲突，会给盟国的斗争以及反法西斯战争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希望希共同意帕潘德里欧的条件，接受黎巴嫩协议。乌西亚斯又说，1949年4月正当战争顺利发展时，“斯大林要求我们撤退并停止武装战争”，苏联领导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避免美国占领阿尔巴尼亚”。

巴尔干各国的问题一向错综复杂，有关方面对各种问题的解释有很大的分歧。本书所反映的不过是阿尔巴尼亚一方

的观点,但其中提供了一些重要资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四十年代巴尔干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原书前面霍查写有一篇纪念斯大林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作为序言,因内容与回忆录无关,删去未译。

1983年1月

目 录

第一次会见 (1947年7月) 1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势。同邻国以及同英、美的关系。科孚海峡事件——海牙法院。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阶级状况。斯大林对我国、我国人民和我们党的全面关怀和高度评价。“一个执政的党处于秘密状态是没有意义的。”“你们的共产党可以称为劳动党”。

第二次会见 (1949年3—4月) 23

我们从战争年代起对南斯拉夫领导的立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对科索沃的恐怖政策。关于拟派往阿尔巴尼亚的几个南斯拉夫师。铁托分子企图使阿尔巴尼亚的局势逆转。关于兄弟的希腊人民的斗争。希腊共产党领导的错误观点。英国人企图以在我国港口建立军事基地作为建交条件。阿尔巴尼亚发展经济和文化的道路。我国农民的状况。关于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历史、文化、语言和习俗。

第三次会见 (1949 年 11 月)49

在苏呼米五小时的会见。和斯大林亲密无间的会谈。再谈希腊问题。铁托背叛后的南斯拉夫局势。科索沃和南斯拉夫其他阿尔巴尼亚族人聚居地区的问题。“进攻阿尔巴尼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阿尔巴尼亚从内部来说是强大的,那它就不会有外来的危险。”一次难忘的晚餐。再谈阿尔巴尼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宗教和圣职人员的立场。“梵蒂冈是一个反动中心,是为世界资本和反动派效劳的工具。”

第四次会见 (1950 年 1 月)72

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希腊共产党领导间的原则分歧举行会谈。参加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恩维尔·霍查、穆罕默德·谢胡;尼果斯·萨查利阿迪斯、米佐斯·帕察利迪斯。关于希腊民主军的战略和策略。消极防御策略是失败的根源。为什么在维齐和戈拉莫斯遭到失败?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作用。政治委员的地位和作用。尼果斯·萨查利阿迪斯表明他的观点。斯大林的评价。

第五次会见 (1951 年 4 月)96

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外国反动派阴谋颠覆我国的人民政权。海牙法院的最后裁决。“保持高度警惕和采取坚定立场揭露和粉碎敌人的阴谋。”“在建设工业项目的同时,你们还要加强工人阶级和培养干部。”关于农业集

体化。“你们不要把苏联专家关在办公室里，而是要在现场上提供帮助。”斯大林同志严厉批评一部粉饰现实的歌剧。在联共（布）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同不可忘怀的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会见。

第一次会见

(1947年7月)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势。同邻国以及同英、美的关系。科孚海峡事件——海牙法院。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阶级状况。斯大林对我国、我国人民和我们党的全面关怀和高度评价。“一个执政的党处于秘密状态是没有意义的。”“你们的共产党可以称为劳动党”。

1947年7月14日，我率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个正式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

我和同志们受党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并在那里会见伟大的斯大林时的兴奋心情是难以描绘的。从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时起，我们便日夜梦想会见斯大林。我们这一愿望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更加强烈。在杰出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斯大林同志是我们非常爱戴和敬仰的人，因为他的教导指引我们创建了列宁式的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鼓舞我们进行了民族解放战争，今天又推动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同斯大林的会谈和他的忠告是我们为巩固既得胜利成果

而进行的艰巨工作的向导。

因此，我们对苏联的第一次访问，不仅是对共产党员和我们代表团成员，而且也是对殷切期望和热烈欢呼这次访问的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一种难以描绘的兴奋和愉快的事情。

正如我们亲身体验和感受的那样，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以真挚的情意极为亲切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的十二天中，我们数次会见了斯大林同志，对我们来说，同他的会谈以及他真诚的同志般的忠告和建议，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珍贵的。

同约·维·斯大林会见的第一天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这是1947年7月16日，是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这是不平凡的一天：清晨，我们前往伟大列宁的陵墓，在革命的天才领袖的遗体前默哀。列宁的名字和伟大事业深深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和心目中，照亮了我们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光辉道路，照亮了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借此机会，我代表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在永垂不朽的列宁的墓前，敬献了缀满了五颜六色鲜花的花圈。在我们瞻仰了克里姆林宫墙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英勇战士、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卓越活动家之墓后，我们就从这里前往弗·伊·列宁中央博物馆。从一个展厅到另一个展厅，用了两个多小时参观了详细介绍伟大列宁的生平和光辉事业的文献和展品。离开之前，我在博物馆留言簿上写道：“列宁的事业将永垂万代，阿尔巴尼亚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就在这充满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列宁的学生和事业的忠诚继承人约·维·斯大林接见了我们，

并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他一开始就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种同志般的气氛，使我们迅速摆脱了走进他的办公室——一间大厅，他的办公桌旁边放着一张长长的会议桌——时油然而生的激动心情。几分钟寒暄以后，我们便感到自己似乎不是在同伟大的斯大林谈话，而是同一位早已熟悉并多次交谈过的同志在一起。那时我还年轻，并且是一个小党、小国的代表，所以斯大林为了尽量给我创造一种热情和同志般的气氛，他讲起了笑话，以深情和敬佩的心情谈论我国人民、我国人民过去的斗争传统及其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他讲话平静、坦率并且使你感到富有魅力的特有热情。

谈话中，斯大林同志对我们说，他对巴尔干地区十分古老的并且具有悠久的英勇斗争历史的我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他说，“我尤其熟悉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中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他接着说，“但是，可想而知，我的这些知识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希望你们简要谈谈你们的国家、你们国家的人民以及你们当前关心的问题。”

他讲完后，我开始讲话。我向斯大林同志介绍了我国人民经历的漫长而光荣的历史道路及其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不断的斗争。我着重介绍了我国民族解放战争年代的情况，介绍了我国共产党作为列宁主义的党的成立，介绍了它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努力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自由、推翻封建资产阶级的腐朽政权、建立人民的新政权、顺利地引导国家走向深

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进行的斗争中作为唯一的领导力量所一贯发挥的领导作用。我还趁机再次感谢斯大林同志并就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他本人在战争年代和祖国解放后给予我国人民和我们党的热情支持向他表达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的深切谢意。

接着，我向斯大林同志介绍了阿尔巴尼亚在人民政权的最初年代里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以及逐步巩固这些变化的情况。我对他说，阿尔巴尼亚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些转变的基础是正确理解了克服困难的必要性、人民以及党用劳动和汗水来克服这些困难所进行的艰巨努力。我国人民相信自己所走的道路，对共产党，对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自己的建设力量和自己的真挚朋友坚信不移，并进一步动员起来，以忘我的精神和高昂的热情完成面临的任

务。斯大林同志为我国人民和我们党在建设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表示高兴，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一些我国的阶级状况。他特别关心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他提出了有关我国社会这两个阶级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这些问题交换了很多看法。这些看法将有助于我们今后在工人阶级和贫农、中农中正确开展工作，也有助于我们确定对城市富有分子和农村富农所应坚持的立场。

我在回答斯大林同志的问题时说：“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贫农，其次是中农。我国工人阶级人数少，然而我们有着为数不少的手工业者，我们有城市小商贩和少数知识分子。所有这些劳动群众，都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踊跃参加了祖国的解

放斗争，并且现在同党和人民政权紧密团结在一起。”

“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有进行阶级斗争的传统吗？”斯大林同志问我。

我对他说，“解放前，这个阶级人数很少，刚刚形成，是由一批分散在小企业、小作坊中的零工、学徒工和手工业者组成的。过去我国几个城市的工人起来举行过罢工，但这些罢工规模小，并且彼此没有联系，这固然是因为工人人数少，也是因为没有建立工会组织。”我对斯大林同志说，“虽然如此，我们共产党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的、代表并捍卫无产阶级利益和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阿尔巴尼亚农民的利益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成立了。”

斯大林同志向我们详细询问了我国中农和贫农的情况。

我在回答斯大林同志的问题时，向他介绍了我们党从成立时起就奉行的依靠和争取农民的政策，以及为此所进行的大量全面的工作。

我说：“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从农民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最亲密和最自然的盟友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出发，而且还因为，农民在阿尔巴尼亚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世代代以伟大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而著称。”谈话中，我既努力阐明解放后农民的经济状况，也介绍了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在肯定我国农民爱国、勤劳、同土地和祖国息息相关、渴望自由、渴望发展和进步的高尚美德的同时，我也向他介绍了我国农民中尚存的浓厚的旧社会的残余、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状态及其思想中滋长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我强调说，我们党对这种状况不得不全力以赴地进行斗争，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

我们知道，为了提高农民的觉悟，为使他们时刻拥护和执行党的路线，我们仍需进行更多、更坚决的斗争。

斯大林同志在讲话中说，开始时，农民一般都害怕共产主义，他们以为共产党人将夺走他们的土地和一切财产。他接着说，敌人对农民大讲特讲这些东西，是企图使农民脱离同工人阶级的联盟，脱离共产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如您所说，为了使农民同党和工人阶级紧密团结起来，共产党的细致而富有远见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借此机会，我向斯大林同志概括地介绍了我们党的社会阶级构成，并向他解释说，这种构成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的社会构成。我对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共产党员的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原因。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政策是，随着工人阶级的逐步壮大，也相应增加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的数量。

斯大林同志在评价我们党对一般群众、特别是对农民的正确政策的同时，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有益的、同志式的建议。此外他还表明了他的想法，鉴于党的队伍中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占的比例较大，所以我国共产党应当改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他强调说：“虽然如此，这不过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因为那是要由你们、由你们党来决定的。”

我感谢斯大林同志提出这一有益的建议后说：

“我们将在筹备中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您的建议，我相信，从党的基层到党的领导，将会欢迎并通过这一建议。”接着我又把我们拟在筹备中的代表大会上要完全公开党的想法告诉了斯大林同志。

我对他说：“实际上，我们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国家全部生活中起领导作用的唯一的力量，但形式上它还处于半秘密状态。我们并不认为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是恰当的。”^①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非常正确，非常正确。一个执政的党处于秘密状态，或者认为自己是秘密的，这是没有意义的。”

会谈转到了其他问题，谈到了我国的武装力量。我对斯大林同志解释说，我们的军队是在战争中形成的，绝大部分由贫农、青年工人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部队的干部和指挥员都是来自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领导经验的。

我还向斯大林谈了现有的苏联顾问的情况，并要求再给我们派几位新的来。我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经验，部队的政治工作薄弱，因此，请他们考虑这一问题，以便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部队政治工作水平。我对他说，我们的确也有过南斯拉夫顾问，我也不能说他们毫无经验。但说穿了，他们的经验是有限的。虽然他们也是来自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可是不能同苏联军官相提并论。

我向他介绍了我军高昂的士气、纪律和其他一系列问题以后，要求斯大林同志为我指派一位苏联同志，以便就我军的问题及其今后的军需作详谈。

然后，我向斯大林同志提出了加强我国海岸防务的问题。

① 1948年9月13日至24日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立即全部公开。全会和代表大会认为，党到现在还保持半公开状态是一个错误，这是南斯拉夫托洛茨基主义领导施加压力和影响的结果，南斯拉夫领导为了既定的目的，把“阵线”作为国家的主要领导力量，主张党要溶化到“阵线”中去，就是要在“阵线”中和整个国家生活中贬低共产党自己和它的领导作用。

我对他说：“我们特别需要加强萨赞岛和发罗拉及都拉斯的海岸防务，因为这些阵地很不牢固。过去，敌人两次从这里向我们发动了进攻。今后，英国人、美国人或意大利人也可能从这个方向对我们发动进攻。”

斯大林同志对我们说：“关于加强你们的海岸防务问题，我同您所谈的看法是一致的。从我们方面说，我们将帮助你们。但是武器和其他防御手段要由阿尔巴尼亚人，而不是由苏联人操作。其中有些机械确实有些复杂，不过你们需要派人到我们这里来，学习如何操作。”

关于我要求向阿尔巴尼亚军队派遣政治顾问一事，斯大林同志说，他们不再给我们派了，因为这些人要做好工作就要掌握阿尔巴尼亚语言，还要透彻了解形势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生活。因此，他建议最好我们派人到苏联去学习苏联经验，并且由他们自己把这些经验推广到阿尔巴尼亚人民军中去。

然后，斯大林同志向我询问了阿尔巴尼亚国内反动派的动态以及我们的对策。

我对他说：“我们对国内反动派一贯给予狠狠的打击。在揭露和粉碎反动派的斗争中，我们是有成绩的。至于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这是由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同武装的罪恶匪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来实现的，或者是根据人民法庭对卖国贼和同占领者紧密勾结的人的判决来实现。尽管有成绩，但还不能说国内反动派就老实了。他们无力组织对我们的恶性袭击，可是仍然对我们进行敌对宣传。”

国外敌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支持国内的敌人。国外敌人通过从陆地和空中派遣特务来支持、鼓动和组织国内敌